

孙惠芬长篇小说系列



后上塘书

孙惠芬 著

作家出版社

孙惠芬长篇小说系列

后上塘书

孙惠芬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上塘书 / 孙惠芬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9. 1

(孙惠芬长篇小说系列)

ISBN 978-7-5212-0168-0

I. ①后…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2635号

后上塘书

作 者: 孙惠芬

责任编辑: 向 尚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i@zuoji.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325千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168-0

定 价: 4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言

从《上塘书》到《后上塘书》，中间隔了十年，如果说《上塘书》的那个叙述者，在离家出走路上获得的安详只是假相、虚相，那么到了《后上塘书》，她才真正触碰到了安详的一角。

2011年，也就是《上塘书》出版七年之后，那是一场极为特殊的经历，我受大连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女士邀请，加入她的调查寻访乡村自杀遗族团队。在那次调查中，我听到了二十多位自杀者亲属的碎心讲述，看到了身在贫瘠乡村的人们并不贫瘠的高贵的精神品质，收获了来自生命深处乐观的消息，并因此写下长篇小说《生死十日谈》。在这部小说里，我第一次触及救赎的主题，当听到一个死了妻子又失去了十五岁女儿的父亲诘问苍天：“老天你在那里，你的眼睛看到了吗？我本是帮人家干活儿拆房，为什么要让一块石头砸断我的脊梁，我断了脊梁再也不能养家，为什么还要让我老婆突然离去？你让我的老婆离开我，为什么还要让我十五岁的女儿也撒手人世……”在感到彻骨的悲凉和无助的同时，你不得不跟他一起寻找活下去的理由……

活下去的理由，正是它，向我揭示了安详的一角，它不是向外的寻找，而是向内的求索，它不是形而下的奋斗与成功，而是形而上的超越与解脱。在生离死别的人生绝境，只有内心的救赎才能获得超越的安详：所谓救，是从赎开始的，有了赎，灵魂才能获救……

通过这次调查，通过《生死十日谈》的写作，我第一次彻悟，要抵达安详，救赎是唯一的道路，它虽然与“离家出走”的道路连在一起，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因为当你遭遇深谷险滩、生死绝境，你最

大的希望，不是如何奋斗与成功，而是如何找到还乡的路……

几年以前，文化学者李小江老师被我的作品触发灵感，要以我的创作为例写一部有关“出走”与“还乡”的书，可读了我的全部作品，写了几章后，她停下来，她说她发现我在作品里写了丰富的“出走”，却没有写到“还乡”。我当时很是不解，我作品中的人物无一不在经历还乡，《还乡》中的叔叔，《歇马山庄》中的林治帮，《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潘桃、李平，《民工》中的鞠家父子，以及《吉宽的马车》中的吉宽、黑牡丹……我不解，也没有多问，直到2011年，亲历了无数个无助者诘问苍天的一刻，我才明白：还乡，绝不是形而下肢体的到达，而是形而上精神的求索，因为在那一刻，那些无助的灵魂都忍不住要问：“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当发现他们在诘问苍天时，无一例外地都将追问指向自己，这个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经历的向内的求索，才第一次展示在我面前。

《后上塘书》，就是这样一部记录了一个离家出走的人如何在遭遇生死绝境之后精神还乡的书。当然，对我而言，有一点非常重要，我写“还乡”，是我自己也在经历精神的“还乡”——如果说之前伴随我写作的是我一路的离家“出走”，那么到《后上塘书》，我才真正开始“还乡”。尤为可喜的是，当“还乡”的我与另一些“还乡”的人相遇，我看到，在人性的奥秘里，在人类情感的奥秘里，人永远无法“返回到本源近旁”，而每个人，不管他多么普通，都有可能在命运的深渊里触碰到那片自我救赎的精神高地。

生命的本质是创造，就像我们每一天里的创造。

2018年12月13日

目录

contents

序 言	I	十五 来信	190
		十六 前街	204
一 惨叫	I	十七 隐秘	220
二 死亡	9	十八 祭日	241
三 离魂	21	十九 游荡	259
四 不眠夜	30	二十 王月	276
五 迷途	47	二十一 宿命	290
六 刘杰夫	57	二十二 宋佳	299
七 张十四	67	二十三 悼念	328
八 存在	82	二十四 忏悔	347
九 葬礼	98	二十五 彼岸	369
十 我是谁	112	二十六 上塘	396
十一 和尚	126	二十七 重生	419
十二 西区	144		
十三 玉兔	158	创作谈	
十四 回忆	175	写在《后上塘书》之后	441

一 惨叫



叫声在空中回响时，上塘的村庄、草垛、街道以及街道外面的山野统统染了一层红，像血。这是傍晚时分，大地的红分明来自天空的红，是霞光，可是因为叫声里有着撕裂人心的疼痛，疼痛里又夹杂着诉说不清的冤屈，霞光从西天喷涌而出时，一程程改变了颜色，由混沌的黄一点点变成惨烈的红。

当然，人们觉得惨烈，是因为一年前同样有过这样的惨叫，也是在黄昏时分，也是疼痛里夹杂着冤屈，听见的人无不毛骨悚然。当人们惊恐中慌里慌张循声追去，就有人在上塘新挖的方塘里发现一袋白花花的人骨。

上塘新挖的方塘，在上塘村的北边。上塘之所以叫上塘，是因为村庄南边有一个自古就有的水塘。上塘地势北高南低，如果以水塘取名，本应该叫下塘，却不知为什么叫了上塘。把下塘叫成上塘，也许仅仅是图个吉利，可是到2011年，从上塘走出去的刘杰夫，回来承包了上塘以及原来歇马山庄村大面积土地，他不但以新掘的方塘还上塘作为地名的准确，还村书记村长一肩挑，把拥有五十多年历史的歇马山庄村改成上塘村。也就是说，在行政管理

上，上塘一直在歇马山庄属下，歇马山庄是爹，上塘是儿。问上塘是哪个村的，你得说是歇马山庄村的，可他当上村长之后，颠倒了过来，上塘是爹，歇马山庄是儿，不但如此，上塘一夜之间有了好多儿，徐家炉，小王屯，唐庄，八里庄，下河口，甘甸子，住在那里的人们走出来，问是哪个村的，都得说上塘村的，为什么？刘杰夫是上塘人！

刘杰夫原名刘立功，多年以前的一个冬天，他辞掉歇马山庄村长的职务，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个冬天，不间断的大雪动不动就封了上塘前街和后街的土道，可有关他的消息从未被封住过：他跟歇马镇一个叫方永和的铁哥们儿干工程去了，方永和的舅哥在城里当大官，跟他干的人没一个不赚大钱。至于他怎么就和方永和成了铁哥们儿，说法很多，有的说赌博时，他即使借钱也一定要有意输给对方；有的说他以村长之便，把村里好几个漂亮闺女拉出去送给方永和。但不管怎样，后来他确实向人们证明他真的有了钱，这并不是说他像上塘后来另一些人一样，刚有点钱，回来过年就穿皮夹克在上塘的街上耀武扬威，他从不上街，他证明自己的唯一方式，是一夜之间把家搬出上塘，就像当年一夜之间辞掉村长。在中东、伊拉克以及富士康的消息不断地通过电视传到上塘的时候，刘杰夫在远方的消息也不断地在人们嘴里发酵。他在翁古城开起了夜总会；他和一个叫“大下巴”的黑社会合伙打人蹲了拘留；他改掉原来的名字，不叫刘立功叫了刘杰夫；他到福建和南方人合伙开矿，当了矿老板；他不但在福建有公司，在翁古城还有一个豪华大酒店；他在好几个城市里都有房子，家里保姆用人三四个，来回出行身边还有保镖……刘立功虽然改名刘杰夫，上塘人茶余饭

后，从没有忘记过，就像一首歌里唱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有关他的一切，人们每次说起都仿佛就在眼前，可是一个铁的事实是，不管他如何在上塘“发酵”，他仅仅是一个传说，没人觉得这个叫了刘杰夫的人还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他离上塘越来越远了，就像上塘山谷里的布谷鸟，每年春天都能听到它“布谷布谷”地叫，却根本看不见它的踪影。可有一天，这个在传说中叫来叫去的人突然就回来了，他不但回来了，还挨家挨户流转了土地，还在上边领导亲自主持召开的村民选举会上当选了村长，更改了村名。在那个村民选举会上，一个差不多一面墙的规划图展现在人们眼前，什么蔬菜园区，葡萄园区，蓝莓园区，温泉区，把十几个村庄的农业土地重新规划。上塘七十多岁的鞠长德，会场上皱着眉望着天，一副木呆呆的表情，领导让他代表大伙儿说句话，他迟疑半天，最后说：“咱老祖宗留下的历史，就这么说改就改啦？你刘立功的本事也太大了！”鞠长德话里明显有着忧虑和不满，然而没有任何人在乎他的不满，因为任何不满都无法改变这已经改变了的历史。只是，就在刘杰夫回到上塘，改变了上塘历史的那个夏天，一声声惨叫让上塘陷入一场泥泞。

那惨叫不是一声，是一声声从不间断。一开始，人们并没特别在意，还以为是疯小环的喊叫。上塘前街赵瘸子的闺女疯了，动不动就在大街上发出一声喊叫，可疯小环的喊叫尖细、短促，像吃地瓜噎了后的打嗝，不像这个叫声那么粗壮、悠长，带着一个九曲十八弯的尾巴，这很像鞠长德家的老狗。半年前，鞠长德的小儿子从城里拣回一只双目失明的老狗，它每到黄昏时分就大声嚎哭，在此之前，上塘人看到过狗流眼泪，但从没听说过狗嚎哭，并且是这

么撕心裂肺地哭。那粗放的哭声不但带了尾巴，那尾巴里还藏了一把钩子，钩得你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疼。可是谁都知道，那老狗两个月前就断了最后一口气……不是疯小环又不是老狗，人们于是按捺不住脚步。可循着声音的源头一颠一颠来到方塘，那喊叫却小孩捉迷藏似的一程程躲远了，躲到方塘西北角的山谷里。当人们觑着眼，支棱着耳朵静静去听，有人突然发现，方塘的水面上，有一个鼓胀胀的物体在上下漂浮，因为沐浴了霞光，那漂浮的物体像沾了血迹，不，是沾了血迹的人的尸体，因为一眼望去，那支棱在外面的部分很像人的胳膊。于是，就有人扑通一声跳进去，又有人扑通一声跳进去，当两人合力把那物体拽上岸来，打开袋子，才知道根本不是人，而是装在塑料编织袋子里白花花的人骨。上塘当晚就进驻了警察，刘杰夫的影响力不小，一个电话就惊动了翁古城公安局。破案非常迅速，警察在上塘十几个村庄摸底两天，就摸出徐家炉小队徐庆中老婆一个月前失踪。邻居说她和徐庆中一起到盖县做小买卖去了，找到她在读高三的女儿，让她给母亲打电话，她突然就哭了。据她的同学和老师反映，她一个月来一直是独自行动，每天眼睛都是哭肿的样子。警察从中嗅到不妙，当即把警车开到盖县，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一个卖小首饰的摊位找到徐庆中。见面后警察什么也没问，只说是翁古城公安局的，他的腿就颤抖了。他杀死老婆的原因非常简单。大半年没回家，想回家和老婆亲热亲热，两人长期分居，老婆从来都是如饥似渴，这一次却护着身体坚决不让动，怀疑老婆生了外心骂了几句难听话，结果，激怒了老婆。从不会发火的老婆居然扇了他响亮的耳光，结果，压抑中的他一个狠劲儿，就把老婆掐死在炕上。最初的瞬间他曾想去自首，可

是想到即将参加高考的女儿，只有把老婆大卸八块埋到自家房后果树底下，并告诉了女儿真相。蹊跷的是，徐庆中带警察到果树下挖出尸体的当天，上塘黄昏时分的那声声惨叫突然消失，仿佛喊冤叫屈的正是这个不幸的女人，可令人不解的是，那袋人骨并不是徐庆中老婆的尸骨。

当这惨叫在一年以后再度响起时，人们不由得就想到那袋人骨，不由得就头皮发麻浑身发抖：莫非又有冤魂在喊冤？莫非是那袋白骨的魂灵在继续向世人叫屈？虽然它被刘杰夫手下的人埋到了徐家炉小队的土门沟里，离方塘很远，可是当人们闻声聚到方塘，不由得就朝水面看去，仿佛那个可怕的物体会在水面重现……

然而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汪闪着波光的血淋淋的红。水面本是平的，纹丝不动，可是因为霞光中的云是动的，并且是一团一团一簇一簇地动，霞光又因为在日头掉进西山之后突然变暗，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便在深不可测的变幻中弥漫开来。

上塘人太有理由感到不安了。那个徐庆中，是个多么厚道老实的男人啊。在人们记忆里，他从来就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厚厚的习惯上翘的嘴唇，总像漏馅的饺子皮似的露出憨憨的笑，在上塘外出民工只知道往家甩钱的年月，戴在他老婆耳朵上脖子上手上的金银首饰，不知让多少女人在暗中跟男人叫劲，“看人徐庆中多会疼女人”。上塘的男人后来也会买些小东小西哄女人，但给你和你要，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谁也想不到，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做出了如此丧心病狂的事。破案后在果园挖出女人尸体，上塘女人像遭了严霜的地瓜叶，一夜之间面容衰败。执行枪决那天，她们没一个走出家门，没一个生火做饭，她们好像串联好了似的，统统坐在炕头，和

老天一起哭泣——那天，上塘下了一天一夜大雨……她们不知道自己哭谁，是哭那个不幸的女人，还是那个倒霉的男人，还是那个又苦又累的自己——虽然刘杰夫回来后，她们当中大部分男人都回来了，承包了刘杰夫已经为大家建好的大棚，或者在葡萄园银杏林里为刘杰夫打工，可是毕竟还有男人没回来，毕竟，她们的儿女在外面打工没回来，她们的儿女找对象结婚，也在经历夫妻分离……

人们在方塘边上伫立时，不安和惶恐像一盆泼洒在水中的染料，一点点下沉，下沉，朝更深的地方汇聚。暗下去的光线使变幻的色彩开始消失，消失成一团墨黑，可喊叫却一直没有消失，它不但没有消失，且丝毫没有因为日光的暗淡而稍有减弱，它和最初听到时一模一样：“哦啊——哦啊——呜呜——呜——”只不过它从不靠近你，你在村庄时，它的方向来自方塘，你来到方塘，它又退到方塘西边。一年前，曾有人好奇地往西追了老远，一直追到山谷那片小树林后边也没追上。现在，人们知道永远追不上它，就没有人再继续往前追了。

因为方塘水面上没再出现一袋尸骨，围观的人们站一会儿，喘一阵粗气，也就满怀抑郁陆续散去。惨叫像电光一样电着每个人的后背，可是没有人再往后看，似乎谁要是往后看了，灾难就跟谁进家了。然而就在人们小心翼翼地回到自家院子、园子时，另一个人小心翼翼地蓝莓园东边的小道上走了下来，直奔方塘。他叫于吉堂，刘杰夫的大连襟。一些年来，刘杰夫发家，出名，呼风唤雨，所有亲属都跟着他干围着他转，包括于吉堂的老婆，唯有于吉堂除外。他曾经是歇马镇粮库正式工人，他认为人只能被公家管，只有被公家管才天经地义。退休后有退休金，在房前屋后弄点地，闲散

时聚人打打麻将，喝喝小酒，他非常知足，虽然村里的男人都打工去了，打麻将的大多是女人，可正因为她们多是女人，他碌碌无为的人生才有了一点意义。她们在大街上喊他时那浪丢丢的音调，他听来那么受用。谁知偏偏刘杰夫回来了，如果单凭刘杰夫是他连襟拉他出马，他是绝不会干的。“我来请你，可不是仗着我是你连襟，我现在是村干部。”听到刘杰夫是以公家的名义，于吉堂的闲散心情再也守不住了。不但如此，作为刘杰夫在上塘这块地盘的帮手、管家，他一天比一天更喜欢为这片山野操心。其实，第一声惨叫穿过蓝莓园传到他的耳朵，他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他整整一天都慌乱不安，眼皮一掀一掀慌跳，老觉得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之所以没跟村人一起往方塘方向跑，是他不愿意某些秘密被人发现。

一年前，从方塘里捞出不祥，于吉堂曾自作主张，请村治保主任张十四偷偷做了调理，把桃木截成五十公分长，在方塘四周布阵，每隔一米钉一根，钉了整整一圈儿。张十四是扎纸匠张五贵的儿子，他虽然没有继续做扎纸匠，可是跟鬼神打交道的事业并没放弃，上塘的人们都叫他张先生。那是一个阴历初一的晚上，瞅刘杰夫不在，于吉堂在张先生的指导下，对着方塘西北方向，烧了十几墩大纸，放了二十几挂鞭炮。之所以背着刘杰夫，是因为刘杰夫只信风水从不信鬼神。回上塘开发之前，他让穿了僧衣的弟弟从北京找来风水大师，对山水的规划做了详细指点。挖出方塘，正是大师的旨意。水主财，蓄水就是蓄财，这一点上塘大多数人都知道，可是却没有人知道到底哪一个地方有水，哪一个地方蓄水才真正主财，只有风水大师知道。可是，按风水大师指引挖出的方塘出了怪事，刘杰夫除了找来警察，什么也没说，但于吉堂知道他是在

乎的，毕竟那不是一袋金银而是一袋尸骨。可是想不到的是，后来某一天，翁古城人大代表到园区视察生态农业，有人一不小心绊倒在方塘边上，刘杰夫察觉其中有埋伏，追问出来，下令必须全部拔掉。虽然于吉堂知道，在刘杰夫那里，上边这路神仙，永远都比阴间的神仙重要，可他并没听他的，土地上的事儿，他认为自己比刘杰夫懂。当然，最终没拔掉木桩，还是张先生的坚持，依他的说法，方塘出现尸骨，已经沾了晦气，没有桃木避邪，邪气会继续追寻而来，就像苍蝇愿意往屎堆上飞。

然而现在，匍匐在方塘边上的于吉堂彻底泄了气，他没有拔出一根桃木桩。曾经被他钉进地腹深处的木桩，像一个个偷偷潜逃的士兵，无影无踪。不但如此，那木桩下面，还垫进了石子。随着一身冷汗的迅速涸出，某种不祥的恐惧像五月刚刚氤氲开来的热气，瞬间袭击了他的脑门、脖子和脸。

事情就是在这这一刻露出端倪的，它来到他的手机上，仅仅是一声响铃，那是一首歌，“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这歌声可是飞得太高了，此时此刻，几乎比那声惨叫还让他惊惧，“姐夫，你在哪里？徐兰出事了。”

“徐兰？怎么啦？”于吉堂脑袋嗡的一声响。

“大姐来电话，徐兰死在家里。你在哪儿？我们一块回翁古城。”

二 死亡



徐兰仰躺在客厅地板上，赤裸着上半身，嘴半张着，乱蓬蓬的铜红色头发埋着半张脸。当刘杰夫扶着玄关边上的廊柱一步一步往前移动，途中不断否定的事实随着脚步的移动一程程得到证实，他仿佛一只受惊的蚂蚱，两手死死扶住真皮沙发宽阔的靠背儿。

一开始，于吉堂和司机鞠兵紧跟在刘杰夫身后，可当发现徐兰赤裸着上半身，他们又停下来，下意识退了出去。

很长一段时间，刘杰夫都不知该干什么，某种不甘、不情愿，某种对灾难拒不接受的情绪使他想不起报案，像公司平时遇到难题时一样，他努力让自己冷静、放松，让自己进入解决问题之前的思索，似乎只要让自己思索，就有解救的办法，灾难就会像爬出洞穴的蛇似的再爬回去。可是，面对大姨姐冲撞出来的哭声，他脑袋是木的，一片空白。

徐凤的哭声像一个生手弹拨的二胡，粗一阵细一阵，时断时续，那细的部分，透着一种让人窒息的尖锐的悲恸。傍晚时分，大姨姐哭着告诉他徐兰死在家里，他像听人传播有关某某明星的小道消息，不知道那徐兰是谁。前些天回家老婆还好好的，她怎么会死

了呢？再说他的事业一直红火着，他的人生突破了千难万险，正祥光普照，怎么可能有老婆死在家里这种事儿发生？！

现在，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已经发生，刘杰夫想不出任何解救的办法，木鸡一样呆立一会儿，不得不抽冷子打断大姨姐的哭声：“她早上不是挺好的嘛，你是什么时候……”

徐凤的哭声戛然而止，她早就等着一番询问后的诉说了：“谁知道呀，黎平商店开业，她说要去帮忙，中午晚上都不回来吃饭。我就上超市买了一下午东西，可四点回来，门大敞着，进门一看，徐兰就……”

悲痛和惊吓使徐凤的脸色比死人还难看，身子在不住地抖动：“家里肯定进来人了，徐兰的衣裳扔得哪儿都是，你看……我的房间也弄乱了，徐兰身上盖的是我的被子。”

这时，刘杰夫才发现，沙发和茶几之间，音箱左侧暗影里，落地灯的灯罩上，一堆一绺的全是老婆的衣裳，灯罩上搭着的，居然是一条紫色内裤。由于刚进屋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事实的印证上，他忽视了屋子的凌乱。如果说不祥是一条蛇，那么现在，在把注意力转移到凌乱的现场——确切地说，转移到紫色内裤这一刻，那蛇已经离开他的胸脯和后背，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进入他的身体，使他在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中终于知道眼下最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了。他打开电话，拨通一个号码，用低沉的声音道：“兄弟，你嫂子在家出事了，赶紧派人过来一趟。”

刘杰夫的报警电话拨的不是110，也不是专管刑事犯罪的刑侦大队，而是他的朋友刘庆。他是翁古城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一个成功者最重要的标志在于，他的血管神经通着这个城市各行各

业，他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一眨眼工夫就能拨动他最需要的神经末梢，比如现在，打完电话不到二十分钟，他的小区就有三辆警车开进来。在这二十分钟里，刘杰夫的二连襟铁子来了，是于吉堂报的信。一般危急场合，有铁子在场，刘杰夫就不怕任何事，人们传说的所谓保镖，就是铁子。他长得并不五大三粗，但年轻时在省体操队练过武术，有一身好拳脚，曾得过国家级大奖。可是现在，他不但一无所用，还有些碍事儿，因为他和于吉堂不一样，他寸步不离地跟着刘杰夫，这让刘杰夫非常难受。有好几回，转到床边时，他都想冲到大厅里头，把落在落地灯罩上的紫色内裤取下来藏到不为人知的犄角旮旯，铁子都不失时机抓住他肩膀，制止道：“我们必须保护现场！”在刘杰夫第一次经历为保护现场不得不把家丑外扬的证据原封不动留在那里时，他心窝的某个地方完全乱了套，像有蛇在那里大张着嘴巴吸他的血，他一阵阵胸闷、气短、肩膀发僵，尤其在警笛呼叫呼啸着由远及近传来时。

打电话报警，希望有警察到来，但刘杰夫从没想过他们会呼啸着发出声音，这呼啸的声音他在街上经常听到，可它从没和他的生活发生关系。现在，这声音不但和他有了关系，它还告诉他，很快，他的遭遇将传遍整个翁古城；很快，他将变成一桩杀人案件的核心人物在人们的茶余饭后被谈论，而作为一桩杀人案件的核心人物，接下来的生活将是不堪设想的。

触摸到一个不堪设想的事实的边缘，刘杰夫站在门楼外面的廊柱下一动不动，好在从车上跳下来的警察他都不熟，无须寒暄，只一个手势就把他们都让进屋子。虽然不熟，可刘杰夫还是从警察们的目光里感觉到某种说不清的东西——他家居然出了事！